

邵一海 著

林彪

9.13 事件始末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李卫国

封面设计:王毅

版面设计:席维中

书 名 林彪“9·13”事件始末

定 价 15.80 元

作 者 邵一海

ISBN7-5411-1478-2/I·1376

1996年3月第一版

199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mm 1/32

印数 1-20,000 册

印张 10

字数 23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自然资源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8300

致读者

这部书的出版曾经历了长达 10 多年的曲折，现在终于能奉献在读者面前，殊感欣慰。

本书是已故解放军报高级记者、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邵一海的遗作。15 年前，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受国法审判时，作者有幸成为采访审判林案全过程的少数几个记者之一，从而接触到大量有关林彪等人 1971 年 9 月 13 日叛逃国外、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经过的第一手材料。1980 年 11 月，作者在《解放军报》上分 3 天连载了达 3 万余字的长篇报道：《联合舰队的覆没》。由于它首次权威地向全社会公开披露了林彪“9·13”事件的内幕，引起国内外极大关注，中外报刊纷纷转载或摘载。直到现在，作者的这篇系统报道仍经常被作为依据而广为许多涉及林彪“9·13”事件的书刊文章所引用或摘编。

发表在报纸上的新闻报道虽能引起一时轰动，但其生命力往往是短促的。为了使许多年后我国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读者仍能较详尽地明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在诸多朋友的敦促下，作者不顾己身健康，公务繁忙之余犹通宵伏案，把主要来自于有关当事人、目击者、知情人等提供的许多详尽的素材和细节，在原长篇报道基础上，写成了一部 20 余万字

的纪实作品。其初稿大部分曾在1985年的《追求》杂志上连载过（未完），后经第一次修订拟交付出版社出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作者的正当权益未能得到保障，书摊上出现了多种不同长短、不同书名、错漏甚多的版本，其中没有一本是为作者承认和符合作者本人意愿的书。1991年作者抱憾告别人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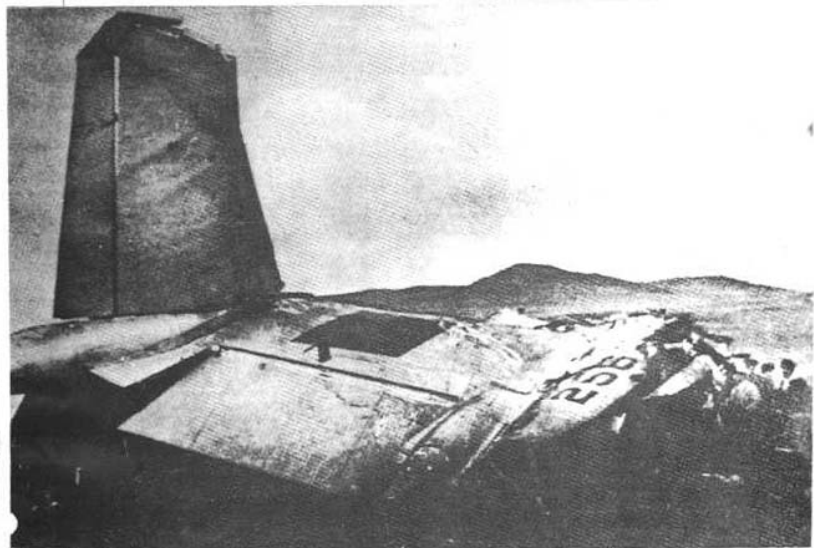
现在林彪“9·13”事件虽已过去25个年头了，但是作为一桩曾经在我国建国史上十分重大的、引起无数人深思并不断需要记取其深刻教训的历史事件，它是不会被人遗忘的。何况这20多年来，海外一些人出于他们的需要，一直在拿这作话题，议论纷纷；更有一些人怀着阴险目的，出版了不少专著论文，对“9·13”事件凭空编造了大量耸人听闻的谎言，其中尤其对林彪的死因，更是描述得荒诞离奇到极点。而从我国国内来说，除了15年前《解放军报》刊载的《联合舰队的覆没》，对事件的真相作了系统、真实的报道外，至今虽有不少文章书刊涉及此事，却一直没有一本书能把牵涉到此事件中的众多人物和复杂过程，如此详尽、系统、条理和形象地再现到读者面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出版这部书稿不会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任其尘封而湮没，不仅可惜，也没有尽到作为同是一名新闻工作者的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应尽的责任。为此我决意完成作者未了之心愿，将他逝世前最后一次修订稿经过整理，并附上作者10年前所写“后记”一文，交付正式出版。

本书曾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仲炎同志亲自审读，提出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又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认真审读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同意出版。谨在此向有关领导同志和关心、帮助本书出版的所有朋友致谢！

需要再作一说明的是，本书中的几幅照片取自作者保存的遗物，原件未注明也无法查到出处和原拍摄者，鉴于这是一些极难得的珍贵历史资料，特将此一并奉献给读者。由于上面已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等叛国投敌时所乘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的现场。



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后的残骸



林虎的尸体

叶群的尸体



林立果的尸体





林彪及其死党黄、吴、李、邱四人合影。

林彪等准备南逃广州时乘坐飞机的起飞时刻表

(见第七章第3节)



1970年7月林彪亲自出马带领林立果到国防科工委属下一厂“视察”。中间是林彪，紧挨其后左者为林立果。

(见第 章第6节)



目 录

致读者	(1)
开 篇	(1)
第一章 “超天才”的来历	(6)
第二章 一支反革命别动队	(27)
第三章 庐山风云	(50)
第四章 “舰队”投入第一线	(87)
第五章 磨刀霍霍	(112)
第六章 谋害毛泽东	(139)
第七章 部署南逃广州	(197)
第八章 仓惶叛逃国外	(231)
第九章 党羽们的下场	(264)
第十章 结局	(285)
后 记	(302)

开 篇

叮铃铃，叮铃铃……

1971年9月13日凌晨三点多，一阵电话铃声把邱会作从梦中惊醒。

“喂，你是哪一位？”

听到自己的声音，邱会作的嘴角掠过一丝笑意。他为能够很快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而有点得意。“大丈夫喜怒不形于色”，这是他信奉的格言。昨晚他和老婆胡敏，同亲家母一起，为庆贺大孩子生了女儿，多喝了几口酒，刚上床就响起了电话铃。真讨厌！但他知道，在这样的时候，有人敢于给他的卧室打电话，这人就绝不是一般的人，事也绝不是一般的事。

“是邱部长吗？”来电话的原来是自己的秘书，“总理那里来电话通知，人大会堂有个重要的会，请您现在就去。”

“知道是什么内容吗？”

“很抱歉，我没有打听。”

“嗯。我这就去。”

空荡荡的大街，几乎见不到人影。

道路中央，用黑墨或白灰刷成的“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之类的口号迎面扑来，被车轮压过。

邱会作疲倦地倚在红旗轿车的后座，脑子里捉摸着等待他的是什么会议：“听说周总理、黄永胜等人，正在人民大会堂修改政府工作报告，难道与此有关吗？这也用不着深更半夜临时通知开会呀！……会不会又是倒霉的庐山会议的事？从北戴河那边的迹象看，也不太像……”

“北戴河那边”，指的是林彪、叶群，他们现在正住在那里。就在昨天晚上，也就是几个小时以前，邱会作夫妇同亲家母一起举行家宴的时候，叶群还从北戴河来了电话。先是找的胡敏。叶群说，女儿林立衡晚上就要和未婚夫同居了，她要胡敏给林立衡打个电话，说说房中的事情。接着，她又跟邱会作讲话，祝贺她有了孙女，还称赞他给孙女起的名字好。……

想到这里，邱会作心里踏实了一些。“看来没有什么大的麻烦事。”他想。“要不，林彪、叶群哪有心思来给女儿办喜事！”

汽车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停下了。他走进大门，一位女服务员把他引进开会的地方。他脑子里还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以至竟没有注意到是进的新疆厅，还是四川厅。他看到李作鹏已先在那里，便在他身旁坐下，悄悄问道：

“知道是什么事吗？”

李作鹏好像比邱会作还要紧张。他等到给邱会作送茶的女服务员走开后，轻声说：“可能是北戴河那边出事了。”

邱会作心里一惊。正想进一步打听，江青走了进来。他赶忙站起来。李作鹏也站了起来。等江青在对面的软椅上坐定后，他们才重新坐下。邱会作搭讪着问道：

“江青同志，今天开什么会呀？”

江青冷冷地说：“我也不知道。”

参加会议的人一个个走进来。大家都不说话。看到这异样的气氛，邱会作胸口怦怦地跳着，那颗紧张的心似乎要蹦出来

了。

周总理最后一个进来。他在门口跟什么人说了几句话，转过屏风，举起手来晃动了一下，给在场的人打了招呼，又伸出手掌向下按了两下，示意大家不要站起来，便大步走到给他留着的座位前。他没有立即坐下来，犀利的目光扫视着在座的人们，好像是对着几个特定的人说：

“今晚发生的事情，你们几位不会觉得很突然吧！”

会场里鸦雀无声。

总理略微提高了声调，语气里带着愤怒和蔑视：

“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

会场里仍旧鸦雀无声，静得使人快要透不过气来了。

周总理在空中挥了一下手臂，似乎要打破这沉寂的气氛：

“1点55分，林彪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越过国境线。”稍停，总理又补充说：“不久前又接到报告，目标已在空中消失了！”

邱会作觉得有一声闷雷在脑子里炸裂。一个绝望的声音在心底呼喊：

“完了，完了，这下彻底完了！”

一声尖叫，在大厅里响起来，分外刺耳。这是江青的声音：

“林彪是个镇压我的人！”

……

二

1971年9月12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五十幅彩色照片开始发行》。其中说道：“这套照片中，有几幅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一起的照

片。使人亲切地感到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

9月13日的早晨，人们醒来之后，仍像往常一样，挥舞着小红书，先由一人领呼：

“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于是大家齐声祝颂：

“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然而，这样一个“光辉榜样”却叛党叛国了！

三

9月14日上午八时半。乌兰巴托。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紧急约见中国大使。他通知：9月13日凌晨2点多，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境内肯特省贝尔赫萤石矿区东南约10公里处（东经111度17分40秒，北纬47度41分20秒）坠毁。机上乘员九人（其中一名女人）全部死亡。他就中国飞机进入蒙古领空向我方提出口头抗议。

第二天，中国大使馆人员在蒙古方面有关人员陪同下，视察了飞机坠毁的现场。

在南北两个低矮的土山包中间，是一块长约3000米平坦的开阔地。草地中央偏南的地方，从北向南，一条500多米长的飞机擦过地面的痕迹：两旁的草地被烧成焦土，离着陆点29米内的一条草皮被擦光，从30米处开始出现飞机的碎片，越往南越多，直到500米处，飞机的主机和大部分机件在这里焚毁。只有机尾还比较完整，上面清晰地保留着我国的国徽和“256”三个红字。在一片折断的机翼上，还可以看到“民航”

二字。

离终端约 50 米的地段内，一路抛了 9 具烧焦的尸体，一个个仰面朝天，四肢叉开，除了一个穿皮夹克的以外，尸体的衣服几乎全被烧光，皮肤呈暗红色，身体肿胀得好似蜡人，面目模糊不清。在一具腰系手枪的男尸附近，还发现了一个填写着林立果姓名的工作证。

但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当时并不知道，林立果就是林彪的儿子。他们怎能想到，其中一具脑袋光秃、脸部瘦削、左腿折断的男尸，就是那位“永远健康”的“副统帅”，而那具左臂折断的女尸，就是林彪的老婆叶群！

他们更没有想到，眼前的场景，竟是一出震惊中外的历史丑剧的尾声……

第一章 “超天才”的来历

1966年的冬天似乎来得分外的早。才进入11月，便觉得寒气逼人了。

“大字报”、“大辩论”、“喷气式”、“语录战”、“戴高帽”、“挂黑牌”、“抄家”、“游街”、“火烧”、“油炸”、“横扫一切”、“砸烂狗头”……这一切疯狂的、愚昧的、野蛮的、歹毒的、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的混合体，肆无忌惮地在神州大地上逞威，扫荡着一切美好的事物，摧残着人们的肉体 and 心灵。

那个把这一切称之为“天然合理”的“群众运动”的人，却像一个“套子里”的人。他兴风作浪，推波助澜，而自己却轻易不离开那间密不透风的办公室兼会客室。

宽大的房间，放着一张办公桌，几张沙发，不仅过于单调，而且显得阴森。墙上挂着一张毛泽东同志坐在藤椅里的照片，案头放着一个地球仪，这仅有的两件摆设，一件是给人看的，一件是自己用的，画龙点睛地显露了房子主人虚伪的外表和贪婪的野心。

长期以来，在林彪身上形成了许多与众不同的习惯和毛病

——如果说“副统帅”也可以有“毛病”的话：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冷、怕出汗；他不吃水果，不洗澡，他是一个几乎对自然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害怕，都讨厌的人。现在，他那副干瘦的、似乎快要散架的身躯，正蜷缩在沙发里。准确地说，是瘫坐在沙发上一个木框藤面的坐垫上，这也是他的习惯之一。离开北京到外地的时候，他也要带上这个坐垫。

林彪对室温有严格的要求：21℃，相差不能超过半度。他要求在室内的各个部位都放着温度计，以便随时查看。但是，不知是由于他多疑的天性，还是由于身体内部的某种变化，即使在恒温的环境中，他仍一会儿觉得浑身发冷，一会儿又觉得背上出汗。

现在，他忽然觉得冷起来了。他伸出鸡爪似的手，从茶几上取过温度计，眯着那对三角眼，看清了正好是21℃，便放下温度计，又抬起头来，观察那特地挂在窗口的长纸条，这纸条是专门用来测量有没有进风的。他看到纸条直直地悬垂着纹丝不动，这才安下心来，闭上眼睛，开始盘算他那永远盘算不完的心事。

一天之中，除了有两次（后来改为一次），每次30分钟听秘书讲文件以外，他几乎整天这样坐着。至于他脑子里想些什么，那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听秘书讲文件，这也就是林彪“办公”的时间。送到林彪那里的文件，每天少说也有几万字，最多时一天有30万字。因此，给他“读”是不行的，只能“讲”，由秘书事先选出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在这30分钟时间内，有的讲一下标题，有的简单地讲一下内容。凡是毛主席有批示的，就一定要讲清楚。“毛主席画圈我画圈”，这是他的法则。江青等人有批示的，当然也要讲清楚。给他“讲”文件的秘书，必须离他四五米远，因为他害怕翻动文件时有风。他认为要画圈的，就让秘

书替他画上。

这就是林彪的日常生活。

门把轻轻动了一下。房间里响起了轻轻脚步声。

林彪知道进来的是叶群。他仍然一动不动，只是那白蜡似的脸上，两道浓眉紧蹙了一下。

叶群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动作，而且完全懂得这个动作的含义：“她又要来罗嗦了！”

林彪对叶群的态度，充满着矛盾。他自己身体不好，许多事情需要这位兼他办公室主任的夫人出面，可是，对她常常借他的名义做一些他不知道的事又很不满；他很需要从她那里听到外面的消息，这些消息是从报纸上、文件上不可能得到的，可是，又讨厌她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唠唠叨叨没个完。他曾经叫内勤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条子：“做事莫越权，说话莫罗嗦”，贴在叶群的床头。叶群虽然心里不快，却也不敢把字条取下来。

有一次，林立果当着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面，向叶群传话：“首长（指林彪）要我转告你，没事别老去他那里唠叨个没完，他又出汗了。”

叶群正就着一个托盘吃饭。她气得把托盘连饭碗、菜碟一起摔到地上（这种事在林彪家里是家常便饭，所以，炊事员只好一律用搪瓷的碗和碟子），像一头母狮般咆哮起来：“姑奶奶犯了什么罪？！（比起江青来，她应该说是够‘文雅’的了，不敢自称‘老娘’而自称‘姑奶奶’）我成天忙着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他倒嫌我罗嗦！”

叶群这种真实性格的流露，只有很接近她的人和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才能看到。在公共场合，她不像江青那样趾高气扬，形色于表，而是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至于在林彪面前，在多